

书

书包里的
课外书

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奖
2014年获奖作品

《小城池》

2014年获

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奖

小城池

薛涛儿童小说
名家导读本

薛涛
著

青岛出版社



小城池

薛涛
著

青岛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小城池 / 薛涛著. — 青岛: 青岛出版社, 2014. 12

(薛涛儿童小说名家导读本)

ISBN 978-7-5552-1372-7

I. ①小… II. ①薛… III. ①儿童文学—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②儿童文学—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

IV. ① I287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4) 第 286177 号

书 名	小城池
作 者	薛 涛
出版发行	青岛出版社
社 址	青岛市海尔路 182 号 (266061)
本社网址	http://www.qdpub.com
邮购电话	13335059110 0532-85814750 (传真) 0532-68068026
责任编辑	李 磊 (cnlilei@126.com)
特约编辑	李 闻
封面设计	乔 峰
绘 画	葫芦湖
制 版	青岛新华印刷有限公司
印 刷	青岛新华印刷有限公司
出版日期	2015 年 1 月第 1 版 201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开 本	32 开
印 张	7.625
字 数	163 千
书 号	ISBN 978-7-5552-1372-7
定 价	26.80 元

编校质量、盗版监督服务电话 4006532017

青岛版图书售后如发现质量问题, 请寄回青岛出版社出版印务部调换。

电话: 0532-68068638

读小说，是坐在屋顶看星星。

心若明亮，巷子尽头是天堂。

薛涛

～橘黄色的学校～

我从门刷起，沙……沙……

我想象着刷过的地方，一定不再是讨厌的橘黄色了，

而是变成了新鲜的绿色了。

明天，第一批来电教室上课的学生将坐在新鲜的教室里了，

他们当然要议论是谁干的好事。

最先在这样的教室上课，他们是幸运的。

这样想着，我加快了进度。



～稻田童话～

女孩“啊”了一声，
她从来没有过这种美好开阔的感觉。

她张大嘴巴，呆住了。

她想大声唱歌却唱不出来，

许久她才小声说，
我想唱可是我……这是怎么了爸爸？

爸爸说，对，这就叫感动。



～黄纱巾～

女孩写作业累了，就往楼下看看，

看看那条在微风中舞动的黄纱巾。

许多天过去了，那条黄纱巾仍旧挂在那里。

它为什么一直挂在那儿？难道没人买？

女孩没去想这个问题。

那条黄纱巾，装饰了女孩的梦。



～正午的植物园～

现在好了，
紫音又陪小离蹲在植物园中那片高大植物的阴凉里了。

刚下过一场小雨，
植物园里新鲜湿漉，很干净也很吵闹，
不过并不让人心厌，
那些声音好像来自那些不知名的植物。

“也许是它们大口喝水的声音。”

小离胡思乱想着。



本书作品获得的荣誉



《橘黄色的学校》选入高等师范院校教材《中国儿童文学作品导读》；

《随蒲公英一起飞的女孩》获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；

《蓝飘带》获《儿童文学》杂志年度优秀作品奖，翻译成日文发表于日本东京《彩虹图书》；

《女孩的暖冬》选入全国师范学校大专班教材《儿童文学选读》；

《黄纱巾》选入新加坡教育课程署编《华文作业》、中央电视台首届电视诗歌散文展播大奖、苏教版中学《语文》、北京实验版中学《语文》、广东小学《思想品德》，翻译成日文发表于日本东京《彩虹图书》，翻译成英文在选入美国出版的《中国小小说精选》；

《“花舍”邮局》翻译成日文发表于日本东京《彩虹图书》；

《正午的植物园》获冰心儿童文学新作奖大奖；

《小城池》获台湾九歌现代少儿文学奖、台湾“好书大家读”推荐、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奖。



致读者

你是谁？你读几年级？五年级还是六年级，还是在读中学？或许，你是一个喜欢跟孩子抢书读的家长。如果真是这样，请向我祝贺。我就是要找到你们——你们就是那种很大或者很小的一些人，生于不同年代却在一个时间读同一种文字。

我提供这种文字。

我的文字给那些心怀童趣、敬畏童心的人阅读，生于不一样的年代却是一样的“属相”和“星座”。那么，我的读者其实一般大。它们就像彼得·潘，内心里蹲着一个孩子，它一直没有长大。这样的人常常会绽放出人性的光辉，他友善、纯良、敬畏、悲悯。他会长成一座山，他们会连成一道岭，俨然如一个不可摧垮的信念。

我在深秋的东北给你写信。窗外便卧着一道山岭，斑斓的秋叶覆盖了它。它安静地卧着，一卧就是一天，一年，一百年。可是你读这封信的时候，一定是冬天了，这封信从深秋进入冬天，足足走了两个月。秋叶换成白雪，那道山岭依旧静静卧在那里。它寂寞吗？一定不寂寞。它看惯了山里山外的喧嚣和变迁，即便四季更替、草木枯荣，最长久的还

是它这道山岭。

我就是要提供这样的文字。

热闹也罢，寂寞也好，我只希望它们能活得长久。甚至永远活着，如山峰、如星辰。如果不致力于这样的文字，作家何谈伟大，文学何须存在？

这本书里的字字句句究竟算怎样的文字？它们热闹吗？不热闹。它们会长久吗？也未必。我却敢说，它们还能再活一些年月。

它们有的活在教科书里，从一些新鲜的资料便可知道，十几年过去它仍旧在感动现在的读者。它们有的活在不同年代的选本里，选家在变，它却不变，这算不算一种长久？它们有的变换衣装，打扮成另外一番样子活在国外的书刊，它们在海外的遭遇我不得而知。两个美国孩子写来的长信能否证明它们还活着，并且感动过几个外乡人？它们被乡村的孩子朗诵，被勤勉的教师制成各种课件；它们也存活于一些隐秘的日记里，公开的日志里。

今天，它们以导读的方式摆在你的面前。今天的方式，责编付出很多辛苦。最辛苦还是写导读的学者们、教授们、作家们。他们的手上都执着一把严格的文学尺子，用它来测量什么是好作品，什么样的作品值得一再解读。我想，这些精妙的导读延长了它们的生命，让它们可以多活一些日子。不但如此，这些精妙的导读还道出了它们“活下去”的理由，语言、立意、思想方面，也有细节描写、人物塑造方面……他们确实给足了理由。

其实，还有一个最重要的理由，那就是你的喜爱。最终，它要活在你的心里。你喜爱过它，对它念念不忘，它便永远活着。

它们是我近些年和前些年的作品精选。有时候，我在山间的客车

里酝酿它；在机场的大厅里，它成形了；更多时候，我在书房里打磨它的头和尾巴；我一气呵成，我也推翻再造；每完成一篇，都会增加一根白发。当黑发中间杂了银白，它们也越攒越厚。我用它们留住了青春的时光。孤影枯灯，漫漫长夜，它们伴我走过灵感肆意的分秒。最主要的是，它们给我很多自信。当我写出它们，真像一个伟大的创造，从无到有，生生不息。

这些文字有些别样的味道。是的，这是我给你的特殊气息。

这里的气息，我更愿意把它抽象为一种特别的气质和人格。它似一缕连绵不绝的光辉，照亮了多少文学佳作呢？难道，我们不能从过去的、现在的那些经典中看到它吗？一部作品，但凡弥漫了某种特别的气质，便会显得来历不凡，似乎来自一个水草丰美的远方，朴素、神秘、清澈、悠远。

我居住的东北，田野广阔、山林密布，它时时处处隐藏在那里。它在我的生活里，它甚至就在我的一左一右。

你来才知道，在这里人和树的交流是家常便饭，不算什么稀奇古怪。一个老人拄着拐杖跟老槐树汇报过日子的鸡零狗碎，就因为这槐树比他还老，是看着他长大、变老的。忙着汇报，也要调侃树下走过的一条瘸狗。瘸狗的瘸固然可怜，可是老人的调侃绝非恶意，那是善意的关切。在东北，有一种善意看似冰冷、暴戾，其实是嘘寒问暖。不懂这个表达方式会感到诧异，甚至误解了对方的好意。瘸狗大概来自外省，不懂老人的意思，狼狈逃走，老人站在树下嘎嘎笑。这样的交流在我的作品中随处可见，遇见这样的描写不要认为我故意使用了童话的写法。这种写法是实实在在的，没有虚拟的成分。我不过是在

重现这块土地上“万物有灵”的生命观。

它会成为绝唱吗？要我说，它仍旧在传唱。它在林间传唱，它在每个东北人的内心回荡，甚至就在我的血液里流淌。它早就作为一种气质和人格，存放在我们的眼神和笑声里。

我庆幸自己是他们中的一员，我的审美观、生命观就在这气息里形成、定型。我又不知不觉中把它带进字和字之间，行与行之间，把它填充在句号的空隙里。

在今天，文学的风向已不比从前。它太实在，离当下的生活太近。它又太折腾，华美喧闹。它总是担心，倘不用声色吸引读者，读者便停不下来，也坐不下来。于是，它变得庸庸碌碌，把身上那股神气跑丢了。这样一来就有一千个理由来怠慢、轻蔑这种气质。它会理直气壮地说这个气质不合时宜，那些法术和腔调早就过气，谁还愿意停下来观看它的表演。

我却舍不下它。

我坚信，它能让我的文字生出特别的气质，就像西方世界的小魔法师，神秘莫测，连一个鬼脸都耐人寻味。

就写到这里，别样的阅读开始吧……

薛涛

2014年10月26日深秋于沈阳东大营